

暴跌

陈锬 著

穿越一间间
迷宫般
的屋子

亲历一场
精神磨难

体验一种
伪造感
孤独感
恐怖的悬吊感

陈外借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暴風

風人

風人

風人

風人

風人

風人

暴跌

陈
锬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暴跌 / 陈锬著;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7.11

ISBN 978-7-5594-1315-4

I. ①暴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9048号

书 名 暴跌

著 者 陈 锬

选题策划 肯特文化

出版人 黄小初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

特约监制 郭凤岭

责任编辑 牟盛洁 李 黎

特约编辑 杨莹莹 聂福荣

营销推广 刘 源

装帧设计 翟程程

封面插画 沉琛忱

责任印制 法成海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 字 数 180千
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315-4

定 价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9737280

在阅读中展开，
人生的可能

CONTENTS

肯特文化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卷一 暴跌

001 /

——小说部分

卷二 爬山虎灵巧的身姿

123 /

——纪实部分

卷三 透明棺材里的可疑物

229 /

——构想部分

卷四 内容简要和修改意见

259 /

——有待完善部分

卷五 在暴跌中升腾

277 /

——书评（邀读者互动）部分

卷一
暴跌

——小说部分

注定牛倒霉，这一天。

牛，三十来岁，来自杭州，就读于北京某写作讲习坊。我写道，上午九点光景，牛吹着口哨，独自走了一段路。天气晴朗。杨花柳絮漫天飘飞。路边，一团又一团蓬松的花絮滚来滚去，显得无依无靠。对此，行色匆忙的人们普遍生厌，又奈何不得。牛在想，这道春天的街景，北京的一大特色，倒有点儿诗意。不过，诗意毫无立足之地，在车来人往的大街上。牛挤上了一辆开往通州的公汽。车厢里少见的拥挤，又充满复杂的味道。牛敞开着西装，双手紧抓扶手，以免刹车时撞在别人身上。三个打扮时髦的小伙子在牛的身边磨来蹭去，并未引起他的警惕。好在，乘车时间不会太长。牛宽慰自己，车子一上京通高速，几分钟便可到达通州北苑站。

到了那里，牛采购点东西，还得赶往宋庄——从圆明园迁移过来的画家村，看望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朋友。前两天，画家在电话里对牛说，你要的一幅水粉画已描好，还配上了一个很不错的镜框，有空过来拿吧。牛觉得，当场问这幅画的价格，实在太见外，但报酬是一定要给的，只不过是用什么方式给的问题。他知道画家日子过得艰难，一日三餐只拿蔬菜和挂面煮着吃。一星期吃一回猪肉，

为的是让干燥的肠胃滋润一下。他无怨无悔，至少在嘴上，在别人面前。他满脸沧桑但脸皮很薄，从不开口向朋友借钱。为朋友创作一幅画，给钱他就跟你急。

画家在北京两个著名的画家村前后生活了八年。他说以卖画为生，声称自己的画，尤其是水粉画，已达到国内一流水平，而事实上，这么多年只向老外出手过一幅画，换得美金五十块。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，现在，他的境遇相当糟糕：在老家离了婚，又辞去了旱涝保收的工作，仅靠原单位分的一间筒子楼出租——两百五十块钱，每月由胞妹汇来（暗中又给垫上一百），也就是说，三百五十块钞票，支撑着一个三十五岁男人的日常生活，包括买颜料和纸张。

两年前，妹妹为他花了一万多块钱，在宋庄购置一座破旧的农家小院（前后有四间房），使之有个安稳的窝。之后，几个画家朋友和农民兄弟，陆续帮之收拾收拾，又添置几件旧家具，安上电话，使得家园像模像样。这种独门独户的小院，令每天穿梭于钢筋混凝土丛林里的都市人无不向往。

北苑站到了。

牛挤下了车。

今天急着赶往宋庄，取画是其次，主要是想看看画家生活的农家小院，顺带考察一下周围环境，因为我们的牛先生，也想在那儿买座院落，落居于艺术气氛浓厚的小村庄。至于那幅画家用心创作的画，牛打算用两种方式予以回报：一是在集贸市场买一袋大米、一只羊腿、一刀瘦猪肉、一筐水果，再到超市选购两桶食用油、一

箱加钙牛奶，然后叫上一辆摩的，连人带货运往宋庄；二是到附近的发廊里去侦察一番，看看哪家有为男人服务的小姐——收费合理的话，晚上请画家来放松一回——他上次到讲习坊看望牛，说自己已两年没跟女人那个了，压抑得不得了。好，先去逛发廊。

点燃了一根香烟。见盒子里所剩无几，便想到路边的售货亭里去买盒三五烟。摸摸衣袋，又去摸裤袋，摸了一遍，再摸一遍，摸遍全身——哎呀，牛惊叫一声——皮夹丢了！

呆愣了一会儿。想起来了——出门时随手把皮夹往西装口袋里一塞，而没有藏进内袋，真是太大意了。刚才车上人多，肯定是给浑水摸鱼的“三只手”钳走了。今天，幸亏没在皮夹里夹身份证、银行卡之类的物件。今天的皮夹里有一千三百块钞票和两张电话卡。报警怎样？在派出所里被人家七问八问，又要做笔录、摁手印，想一想，头都大了。

皮夹不翼而飞，彻底败坏了牛的情绪。他没面子去见画家。也就是说，他变得有点死白赖脸，除了空口白话，再也没有东西回报人家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了皮夹，他就什么也不是了。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。两手空空，在画家面前，算怎么回事？没事，破财消灾，平平安安回讲习坊吧。他不断地安慰自己，裤袋里还有几块零钱，坐公汽返回丝毫不成问题。

这不过是倒小霉。

小小的操场，小小的食堂，还有，一幢小小的楼房，构成一所

小小的写作讲习坊，一个小小而又精彩的世界。

没有课程安排，今天，又是四月艳阳天，气温宜人。学员们大都一反睡懒觉的常态，早早地出门，各奔东西了。楼里难得的宁静，好像，静得有些不真实。

穿着软底皮鞋进入走廊，无声无息。临行前，牛跟鼠说好的，自己晚上住在宋庄，感受一下画家村的夜晚，怎么突然折回来了？他没有回自己的房间，而是径直去了鼠的宿舍。

510室的门虚掩着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床沿下这双熟悉的皮鞋，一只底朝天，一双袜子团在另一只鞋里。这一切都表明，我们的女主人——鼠，并没有走出这幢楼。她趿着拖鞋能去哪里？牛喝了口桌上的茶水，意外发现，充当烟缸的可乐罐里有只白色过滤嘴。这杯茶还温热的，烟嘴也不是鼠偶然抽的那种香烟上的，因此，他不难断定，这里来过什么男人了。

走廊还是原来的走廊，牛的心情却变得复杂了。待在房门口，看到斜对面516房号，使他想到了虎——《新锐》杂志执行主编、著名评论家。小小的文坛，大大的世界，说到虎，几乎无人不知。虎已过不惑之年，是讲习坊特聘导师，自身的水平，在文坛的影响，对女学员的热情，有目共睹。虎一来便是一整天，有时还忙到很晚。家在丰台，夜里赶回去要倒两次车，总是搞得很紧张很疲惫。基于此情，虎请总务喝了一顿酒，便从其手里弄来了这间空房的钥匙。虎的理由是，最近因辅导工作繁忙，隔三岔五要来讲习坊，得有个安静的房间，以便专心看学员们的作品，并与之交谈。自己呢，家

实在太远，有时晚了便可在这儿宿夜。

牛走到 516 室门口，耳朵贴门倾听——屋里悄声细语。一半是耳熟的，是这会儿不希望听到的，但命运存心要捉弄他，让他真切地偷听到了。会不会听错？分辨一下，确认一下——命运永远正确！确定了，热血就往上涌，脑袋顿时发胀，心也跳快了。感到，火从胆边生，胆子突然大了起来。还有，愤怒，冲动——扭了扭把手——吱吱响，门却扭不开，显然是锁着。停。里面也停。出现静场，好像根本无人。

很快，牛找来一条凳子站上去，用拳头顶开了糊着报纸的气窗。这样，鼻子以上部分恰好出现在窗口，基本能看清里面的情形。里面的人，同样。仅仅几秒钟，彼此都明白了。

躺在床上的鼠，勇敢地撑起身，拳头象征性地朝牛击来，并大声呵斥道，下去——不要脸！

难道，同一条被子里是个女同学？牛努力踮起脚，试图叫自己看得更清楚些——被窝里钻出虎半秃的脑袋，脸上是逐渐繁荣的惊恐。

鼠改用同志式的商量口气说，嗨，请你下去好不好？

牛从凳子上下来，什么感觉？好像没什么，只感到两个睾丸有点儿酸。不骗你，就这样。你目睹过自己爱恋的人与异性同床共枕的深刻场面吗？如果没有，坦白地告诉你吧，这种体验的唯一感觉，就是睾丸有点儿酸。

牛用手拍打 516 室的门，响声很大，惊动了 517 室的龙。昨

晚喝得糊里糊涂的龙，刚刚起床抽了根还魂烟，闻声出来一看，发现牛的神态极可怕，好像跟里面的人过不去，便说你别这样你别这样，来来，到我房里来，有事慢慢讲。

有人说话，好像给牛注入一股力量和勇气，他开始踹门，一脚比一脚有力。龙感到事情不妙，慌忙用身子挡住门面，向牛发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忠告：这样会引来看热闹的目光！

都来看吧——他妈的！牛大吼一声。

奇怪，一长溜的楼道，两边居然没探出一张脸来。

牛抓住龙的衣襟，将他一把甩开，正要动用吃奶的力气猛踢过去——门，极不情愿地开了。鼠迎面而立，眼光里闪耀着怨恨和无奈。牛闯进去，闻到一股臊气，发自凌乱的床铺。虎立在床边，与牛面对面，相距不过两三步。情敌相逢，一比个头，颇有差异。牛瘦高，精悍；虎偏矮，虚胖。如果一对一动拳动脚，那么，后者根本不是前者的对手。不过，虎颇具君子风度，明知麻烦事临头，也不忘自己的仪表，正不慌不忙、若无其事地系着领带。还面带微笑。牛逼近一步，静静地，睁目怒视。虎不予理睬，略微抬高脸，从心理上俯视比自己高出半个脑袋的不速之客。就这样，他用娴熟的动作给领带打出一个漂亮的三角结，又整好衬衫领口，以掩饰自己的心虚。心虚，还是看得出的。牛的鼻子哼哼两声，分明向他发出了挑战的信号。虎故作镇静，还是面带微笑，甚至，不拿正眼看他，只是轻轻地咳嗽两声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餐巾纸，吐了口痰。随后，手指一弹，这团脏纸便准确地跌入了垃圾筐。

于是，一记响亮的巴掌刮过面孔又擦过鼻子。

于是，一只鼻孔渗出血来。不多。

于是，出血者转身飞起一脚，踢向牛的屁股。他说，野蛮人，不讲道理的东西，滚出去！并且，挥手驱赶，像对付一条狗。牛躲闪开去，从侧面猛击几拳，把他打倒在地。

起来！牛说，我要揍站着的畜生——给我起来！为什么不起来？是不是接连干了两次虚弱得要命，呃？

我们没干什么！虎说。

他爬起来，站直，不还手，也不怒骂，只有一脸的委屈和哀伤。尽管如此，仍不忘自己的仪表——扶正领带，掸了掸衣袖，用一枚手指堵住渗血的鼻孔。

一男一女在床上没干什么？牛说，他妈的，那干什么？

愤慨至极的牛，拖来靠背椅，举过头顶，欲大干一场。

眼明手快的龙，冲过去拦在他面前，一把抓住了椅子。

文明人，讲道理，上床不一定干什么事。由于手指插在一只鼻孔里，虎说起话来瓮声瓮气，还带点儿娘娘腔——忽然又面带微笑，反复强调，做人要文明、要文明！

鼠给他逗笑了。

好啦！都给你打了，还想怎么样？鼠上前攥住牛的手臂，边说边往外拉，走吧走吧……

龙也趁机劝架。于是，鼠在前面拉，龙在后面推，两人硬是把牛弄出了是非之地。

……牛，你得理不让人，这样大吵大闹，目的是想叫大家都知道，搞臭虎的名声，把我看作轻骨头……你的心理很阴暗，一定要往那方面想……不过也没什么，逼急了大不了一死。你推开气窗的时候，我就有从五楼跳下去的念头……

510室，昔日温馨的爱巢，现在的门，被鼠用钥匙锁住，谁也进不来出不去。甚至，关掉了手机。事态尚未真正平息，风波还会再次掀起，两个人的世界，气氛凝重。得好好谈谈。牛坐于椅子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抽得屋里烟雾腾腾。鼠喋喋不休地叙说，就像眼前飘来荡去的烟雾，在他的耳里，眼里，心里，没有留下丝毫实质性的东西。相反。

牛问，你爱他？

鼠答，不见得。

牛问，这件事怎么解释？

鼠答，我想就这么一次，从此同他一了百了。你不要冷笑。我经常做出很荒唐的事。不过我和他确实没到那一步——以我父亲的健康发誓！不骗你，我心里很矛盾，因为你的身影老是在眼前晃动——我听到门把手的扭动声，就猜到是你……是的，即使那时起来开门，你也不会放过他……我说这些不是请求你的宽恕，而是让你明白，你和他，在我心里有质的区别……你看着办吧……反正我不会跟他再这样了……

以我父亲的健康发誓——鼠突然泪水盈盈。盈盈泪水具有某种

魔力，叫你不得不相信，她和虎不过是逢场作戏，调剂一下枯燥乏味的生活，她真正的情感不折不扣地凝固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。我爱你，她说。非常干脆，十分坚定。这还不够。鼠挪动座椅，双掌托住下巴，胳膊肘抵在牛的大腿上，嘴里喃喃有声——牛，看看我，牛，看看我的眼睛。代表心灵的眼睛，布满很复杂的东西，一层又一层。

这正是牛所寻求的。一个男人的寻求。他看到。

不错，鼠是一个聪明的姑娘，知道什么时候让眼泪出面说话，当然，千言万语，都比不上泪水有说服力、穿透力、杀伤力。很有个性特点，也很有心机，这是肯定的。还有她的相貌。玲珑的面孔，玲珑的眼睛，玲珑的乳房。腰身肥壮，天生是副单眼皮，到北京以后去美容院割了一刀，有那么几天，眼睑肿得像水蜜桃。为了让人看到眼睛里有更丰富的内容，变成双眼皮。总之，她并不漂亮，不。她有魅力，挂在脸面上。首先，是那副无所谓的神情，其次是对外开放的目光。当人们与之相遇时，就有将它捕获的强烈欲望。一种将它抓获并且降伏的成就感。男人的感觉，要命的感觉。她的眼睛里还有温柔的秋波，把它吸收过来，然后保存下来，稍稍加固一下，如此而已。如果这是带着流行色彩的爱情，那么，对她的爱情，在你的生命中运作起来，你就会感到疼痛，又说不准具体哪儿在疼痛。

与鼠关系亲密，始于一个传统节日——去年的中秋之夜。这样的夜晚，应当有人打电话来，一声问候，一句祝福。然而没有。这是说，直到夜里九点多，牛都没有接到一个电话。好像跟国庆节挨

着边，家乡不大远的同学，老早都回去过节了；剩下的，大都不知跑到哪去欢聚了。孤寂落寞的牛，一反晚睡晚起的作息习惯，想早早上床睡觉，寄希望做两个梦。一是与家人团聚，喝杯老酒吃块月饼；二是与梦中情人团圆，到桂花树下温存一番。突然，楼道拐角处的公用电话开始响个不停，打破了他做美梦的计划。电话是打给他的，并且，是个不肯透露姓名的女人，一口气往下说：过了中秋北方的气温骤然下降，夜里写作必须穿暖衣服，白天要多活动，尽量少抽香烟多吃水果；你并不孤独，因为有个朋友始终在为你默默地祝福——去操场上赏月吧！

电话挂断了。

出乎意料，操场上没有人。月亮的清辉独霸天地，恍如白昼。见牛晃荡过来，一条门卫养的京巴狗掉头而逃，脖子下的铃铛清脆悦耳，全身雪白的毛绒闪闪发亮。嘿，原来，这条小狗觊觎着石桌上一捆放于塑料袋里的烤羊肉串。肉香味在啤酒之间萦绕，八瓶。问题是，几个人喝，这么多啤酒？他扫视四周，还是没发现一个人影。点燃一根烟，等待。

响起几声怪叫，忽然。循声望去，发现操场边的柏树后面探出个大头娃娃，滚圆的大眼眨巴眨巴，黑白分明；恍如梦境，一瞬间，大头娃娃变成了翘辫子姑娘，发出带哭腔的求援声：救救我，大哥！

牛走过去，怯生生的，因为毕竟是夜里，毕竟，周围无人，只看到过一条小狗。近距离一看，那不过是一种小孩子的把戏，逗你乐一乐罢了。识破了假面具，还不知何许人也。